

来 年

(外六首)

■ 何蕊

一个熟透的日子，
叩响了来年的大门。

来年的风姿，
犹如一缕轻云挠痒天空，
犹如一顷碧波摇晕大海，
又像一抹夕阳钻进黄昏，溅起满天星辰。
是的，来年的日子，
三百六十五个念想，
金灿灿、沉甸甸。

来年，种下一粒梦，
收获每个早晨。
太阳的脚步，踏响晓月，踏响朝霞，
用寂静的喧嚣，融化一切孤独。
来年，没有干打的一声雷，没有多余的一滴雨，
风有条不紊，阳光干干净净。
或许，来年的世界，
彩虹成为化石，祥云成为标本。

来年，一缕阳光照进夜晚，
光明在增长。
一棵枯树冬天发芽，
温暖在成长。

梦里

抚摸月亮的脸，指纹留在了蓝天。
拥抱着初升的太阳，胸膛飞出一朵朝霞。
赶着一辆马车，进入天上的城池，
捎带外星人走了一程。

踏着波浪，放声一吼，
掉下来一颗星星，填平了大海。
鱼长出了羽毛，栖息在一片森林，
用眼睛听，用尾巴说话。

行走的山迷了路，一棵树笑出了眼泪。
无垠的沙漠，到处是泉眼，水渴望着水。
裂开缝的一堵墙，贴了一块膏药。

口若悬河，一阵阵掌声从天而降，
我激动得从梦中醒来。
摸摸头，脑袋似乎长在别人的肩上。

我起床，梦在赖床。

光阴

太阳清扫天空，一片明媚，像婴儿的笑。
粼粼波光，寂静延宕。亭子外，
一群野鸭浮在水面，悠哉游哉。

踮起脚尖，离天更近。
他想抓一把阳光，撒在世界的对岸，
让音乐成为流星雨，成为北极光。

触摸空气，让眼睛学习水，估测雪花到达的时间。
他拥抱灿烂的冬日，沸腾胸膛，
爆发青春，用血液歌唱，
一曲高山流水，一曲滚滚长江。

风慢慢后退，撤到喧嚣的尽头。
喧嚣的背面，藏着巨大的雪窝，
或许有凛凛的燃烧，或许有振翅的风凰。

打开夜幕，寻觅时间隧道，
他用爱点燃火焰，照亮脚下的路，
踏实每一寸光阴。

郎的酒

九十九把锄头
九十九条扁担
二郎的一腔钟情
酿成了一坛美酒
郎的酒
是用透明的爱
雕刻的一个站立的梦

郎的酒
醉了阳光
醉了云朵
醉了古今

今晨的卧佛山
雨雾茫茫
那奔泻的瀑布
宛如天空伸出的舌头
一个品酒的姿态
醉了时间
醉了空间
醉了一双双眸子

五老峰的峭壁
那是郎的气节
赤水河的波涛
那是郎的豪情
郎的酒
聚情
聚德
聚仁义
饮下一壶郎的酒
脚印会笑
影子会说
灵魂会闪光

郎的庄园
以张开的方式闭合
以闭合的方式张开
天宝洞
地宝洞

仁和洞
上苍赐予的三只眼睛
是凝结的笑
是笑的流动

郎的酒
是沙漠中的一片森林
是森林里的一片沙漠
郎的酒
是音乐的翅膀
是诗涌向星空
碰出来的一朵火焰

郎的酒
不饮似醉
饮了似醒

生活

生活是阳光泻下的一粒雨
是雨点掏出一片晴空

当音乐拖着一条尾巴
语言长出一个犄角
当贝壳吞吐一片白云
蝎子变成一朵玫瑰
那么，生活
便是觉醒的沙漠
觉醒的礁石
觉醒的沼泽地

其实，生活
是觉醒的糊涂
糊涂的觉醒

天空

阳光
风
叶子
在雪的前门
赤裸裸地舞蹈
终于，我看见音乐的牙齿
和它翘起的尾巴

由此，我忖度天空
追溯它的根
那里有没有界牌
有没有象牙
有没有贝壳
有没有洁白的石头
和那石头上覆盖的冰
那里有没有马的嘴
狮子的吼
有没有过街的老鼠
落单的鸟
而我更想知道

那里有没有沙漠
有没有驼铃
有没有一个缺口
通向另一个天空

所以，我躺下身子
与天空平行
或许这样
更加懂得行走的意义
于是，我想拨动地平线
弹奏一曲
把耳朵交给耳朵
把眼睛交给眼睛

生命的色彩

生命的色彩
由灵魂浆洗和印染

用汗珠背诵太阳
用脚印朗诵大地
用影子讲述天空

坦途或者坎坷
阳光或者泥泞
往前走
不东张西望

静不一定止
动不一定进
不拽着时间
也不被时间拽着

即使压弯了腰
吐出来的言语也笔直

血从血管流
不从口中喷

倘若命运让你做个分子
你是无穷大
倘若命运让你做个分母
你是无穷小
隆冬的一堆火
盛夏的一片荫

并非你去选择世界
是让世界选择你
滴自己的血
点燃他人的灯盏

活着姓名在地下
死后姓名在地上
生命的最高追求
不是墓志铭
是燃烧后不留灰烬

泓园别赋——参加审计署党校学习有感

■ 周湘淑

辛丑秋月金风起，
四方同仁聚金陵。
锤炼党性研理论，
提升才干参典经。
清正廉洁先贤范，
学思践悟大道明。
明理增信求实效，
知行合一勇践行。

三月同窗结厚谊，
一生携手显真情。
齐心协力担使命，
履职尽责慰生平。
且持宏图展锦绣，
不负韶华耀辰星。
今朝挥袖藏别泪，
他日相逢会群英。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央和国家机关分校 2021 年秋季学期中共审计署党校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成都特派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记忆里的“腊八冰”

■ 王兴仓

时光的车轮碾过蓬勃的春，缤纷的夏，绚丽的秋，碾进了有些喧闹的腊月门槛，触摸着时间流淌的旋律，感受着时间匆促的脚步，伴着寒风雪飘许多的记忆总会涌进脑海，袭上心头，在心底泛起许多波澜，激起阵阵涟漪，荡漾起怀旧的幸福。

岁月流逝，春秋代序，时光荏苒，许多的记忆沉淀在了岁月的最深处，然而我却无法忘怀记忆里的“腊八冰”。故乡的腊月虽然寒冷，依然阻挡不了我们一颗躁动的心、如火的激情和活力。

那温热舒适的热炕也无法挽留住我们活泼好动的身姿，放弃安逸闲适的热炕，急不可耐地奔赴故乡河边。夏日欢唱不止、流淌不息的河水也被严寒封冻，冰清玉洁，沉静而美好，静默而宁静，好似高贵而矜持的公主一般。远看似一条白色的玉带逶迤横亘铺展在蜿蜒曲折、曲线优美的河床里，如玉般澄澈洁白，透亮晶莹。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耀眼的光芒，如翡翠般晶莹剔透、耀眼夺目。

瞧，一群可爱的小孩子们，身着艳丽臃肿的棉衣，如欢畅的企鹅般在光滑透亮的冰面上奔跑、行走、滑冰，时而摔个仰面朝天，引来一阵幸灾乐祸的欢笑声；时而自如滑动，身轻如燕，身手敏捷，尽情挥洒着快乐和自信，尽力释放着激情和活力。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打破了冬日乡村特有的宁静，那活跃的身躯、冬日里鲜艳的服装、洁白的冰，构成了一道动静结合、独具特色的靓丽风景！

在故乡的冬日里，在故乡不变的纯朴乡俗里“腊八冰”成了唯一的宠儿、不变的主题、美好愿望的寄托。在老家的俗语中有“来年庄稼收成不成，先看“腊八冰”的说法，腊月初八这一天清晨，男女老少将自己包裹成粽子一般，谁也不会在乎如熊一般的装束打扮，只要身体暖和就可战胜任何的“美丽冻人”。即使严寒和纷飞的雪花都不能阻挡人们前行的步伐，他（她）们争先恐后、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泉边指着“腊八冰”评头论足、指指点点，挥镐拿凿，毫不犹豫地将冰砸成四零八碎的，形状各异的冰块好似洒落的珍珠，好似抛下的翡翠，晶莹剔透。他们一脸惊喜、兴奋不已地将“腊八冰”装在背篓里，将美好的愿望与寄托一同背回家，喜悦挂在眉梢、洋溢在脸颊。

据父辈们讲，腊八这天谁起得早，第一个打上冰，谁就更有好运气，他们把“腊八冰”敬献在正屋的桌上，好似美玉一般，好似一件天然雕琢的艺术品，令人赏心悦目。一块块“腊八冰”也成了人们解渴润嗓、纯天然的上好“冰棒”，勤劳朴实的老农们除了用“腊八冰”做搅团，还将“腊八冰”一块一块地放到自家的麦地里，希望来年雨水丰足，粮食丰收。

又是一年腊八至，隔着遥远的时空，我总会想起“腊八冰”她那可爱的模样、天生丽质的品相。



书信人生

■ 汤兴

周末在家打扫卫生、清理旧物品，从床下拖出上学时的旧箱子，整理其中的物品，翻出一大沓旧信，纸张有些泛黄，字迹已经模糊，却让我找回了久违的感动。

“愿儿，一个人在外，要照顾好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年轻气盛，处理不好和同事们的关系……”这是我一个人在北京工作时，父亲给我写的一封信。在信中，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用近乎斗盛的字句告诉我一些简单的道理，我当时却不屑一读，甚至没有回信。20 多年后重读这封信，顿时觉得非常内疚。

“亲爱的，虽然今生不能相守，可是我的祝福会永远伴你一生。好好坚持你的理想，上帝不会亏待你的。”这封信拉着我的思绪回到了纯真的初恋。我和她是高中同学，郎才女貌，是别人眼中非常般配的一对。可惜无情的现实，带给我们的的是劳燕分飞的结局。在一个寒冬的早晨，我们流泪作别，从此天涯海角，音信茫茫。不知这些年来，她的生活是否如意，家庭是否幸福？

“不但要注意提升写作水平，还要多读书多写作练笔，更要做好吃苦和耐得住寂寞的准备。希望你多努力，等你寄来更多的佳作！”这是《北京日报》“青春之旅”副刊编辑郑京湘老师写给我的信。那时，我已经有新闻和文学作品在媒体上刊发，并偶有作品获奖。这封夹在获奖证书中的信，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行字，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却视若珍宝。二十余年来，在无数个点灯熬油、冥思苦想的夜里，这封信给了我无限的前进动力。

家人的旧信，充满亲情和牵挂，在他们眼里，我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同学的旧信，单纯中透着激情，未经沧桑世事，因而壮志满怀。媒体编辑老师的旧信，语句淡淡，关怀浓浓……读着旧信，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而如今，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在以后的回忆里，恐怕少了这样的情味。

黄金散尽为藏书

■ 陈赛星



芸芸众生，各有所好，而我作为一个介书生，自然喜欢读书和收藏图书了。记得喜欢收藏图书，还得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说起，1997 年，我在靠近东亭小区邮局的门口，沿街有一排店铺，一溜子下去，有那么几个书摊，其中有一个姓留的摊主，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他的妻子一起经营了这家看上去规模还算最大的书店，这是一个典型的夫妻店，小两口懂经营，一年四季往位于汉口的图书大世界进货，卖一些刚刚上市的新书和时尚杂志，也卖一些不知是从什么渠道进来的旧书旧报刊杂志。也许是周边地区大都是文化厅、作家协会、文联、社科院、报社等一类的文化单位，是骚人墨客较多的地方，还有一些高等院校，爱读书的文化人就特别多。小伙子隔三岔五地去汉口进货，并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不停的更新品类，因此书店的生意是黄鹂路最好的。平时进点，老板娘整天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像超市的防损员一样，目光非常警惕的扫视周围看书人群，仿佛在寻找着什么蛛丝马迹。

这家店名叫“东亭”小书店，自然而然，一直是我淘书的“首选”之处。有一天上午，我在东亭书店里，购买了《论人性》和大卫奥格威的一本谈广告的著作之后，突然在这家书摊

的转角处发现了几摞旧杂志，是中国广告协会编辑的《广告》杂志，这些书是我平时工作需要阅读的，我把几年的合订本全部抢在手中，然后和老板娘讨价还价。老板娘要价较高，她的报价是杂志码洋标价的一半，全部买下来得花 200 多元，这个数字对我一个月薪还不到 1000 元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确实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我对老板娘讨价还价说：“4 元钱一本，薄利多销……”老板娘眨巴着眼睛，狡黠地说：“我看你像个白领，买书怎么这么小气呢，就这个价了。”我犹豫了一下，拿着刚刚买好的书走出外面，在车站候车的时候，突然转念一想：“旧杂志包括书平时都不容易找，一些书都是孤本，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有这个店了，唉！还是咬紧牙关买了算了！大不了以后勒紧裤带过一阵苦日子……”想到此，我又折返回书店，这个时候，刚刚进货回来的小伙子正在书架上理货，就与他搭讪，说明来意之后，他说书你拿去把，以后记得多帮衬一下生意。我喜上眉梢，付完款就携书而去。

在东亭上班的日子里，我爱书成瘾，每天闲暇之余，我总是往书店里或者是往武胜路的旧书摊跑，仔细翻阅和判断每一本书的收藏价值。后来，东亭路附近陆续继续又开了好

几家书店。但是，这些书店进货渠道基本相同，我选择的余地还是非常有限，后来遇到了一个爱好收藏古董的老专家，他告诉我有些品位且有收藏价值的书，在徐东古玩城更多一些，因为，那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市场。于是，我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往徐东路古玩城淘宝，在那里给我展示了一个五彩斑斓、浩瀚的旧书世界。我经常蹲在摊位前看书，在那里我买到了搜寻已久的《毛泽东诗词》、《陈毅诗词选》、《千家诗》等书，还有一些著名的杂志创刊号，如《诗刊》、《星星》、《十月》、《收获》，还有一些市场上不常见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水浒传》、《红岩》等，但这些书虽然品相一般，但是年代久远，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一天，我在一家书摊上，发现了一些淹没在杂志堆里的、民国时期的课本，一些国外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茶花女》等。好多书的扉页有一些读者的签名，一些赠言和题词，书中还盖有一些图书馆的专用收藏印章和日期，林林总总。最有时代特色的是，一些旧书上残留着一些墨迹，都是一些关于爱情或者友情方面的赠言，有些赠言言简意赅，书写俊逸优美，不失为经典，让人能够见证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和友情。

后来，我去深圳从事房地产广告策划工作，尽管不经常进行文学创作，但爱好读书和收藏图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华强北新华书店去看书，也到一些古玩城去淘书。几年下来，也断断续续地积累了数千册图书，人文社科、宗教、自然科学、建筑医学、诗词歌赋几乎都涉及，不过收藏最多的要数经管类和文学类的图书，这些精神财富几乎耗去了我不不少的积蓄，有一个朋友调侃我说：“千金散尽为藏书…… ”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依然经常在网上购书和读书，看到书橱收藏的那些线装古籍旧书，总有一些对过往岁月无穷无尽的回味。